



文字家

故乡的河

娄底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鹏程

我的故乡在湖南益阳市,过去是条猪肠子街的小城,城旁有条叫资水的河从头到尾牵着小城,小城就不再显得呆板,因水而活了。

这条叫资江的河在我眼里是粗犷的。我猜想这水是高山大石头里挤出来的浓浆,或是天边云朵堆中爆开的汁液。

当太阳月亮星子年复一年浸染资江的水,站在岸边,我总是能嗅到水的气味。水时时刻刻被日月之光涂抹,没有气味那才叫一江死水。这气味浓到我没法言表,就像烈烈酒没法言表酒一样。

我总感觉到水不是从小城一边流过,水应该早已贯穿了小城的底部,悄悄托起了小城,小城人不知而已。既然二三级地震人浑然不觉,那资水托起小城而人感觉不到也属正常。

小时候,我喜欢呆立岸边,看船只小爬虫似的从天边来,慢慢放大,慢慢接近我。然后,又看着老牛似的船只慢慢缩小,缩成一小黑点,直到融入灰天白水。

我那时最快乐的事就是站在码头看邻居章爷拥有的一条船。船长长的,竹篷子为之遮风挡雨。我喜欢一边闻着船上那浓浓的桐油香味一边吃饭。船板都是桐油浸香的。章爷好一条大汉,盘腿饮酒吃饭。我爱看章爷小腿上粗大的汗毛,那是河中的大风大雨拔起来的。

船上浓浓的桐油香,章爷身上浓烈的酒香,资水在我的心中是浓浓的、烈烈的、滚滚的、烫烫的。

我还喜欢在章爷的船上夜寝。那一盏煤油风灯吹灭之后,我和章爷的儿子春生睡一床被窝里。船微微摇晃着,让你极速入梦,在梦里癫狂。有时船外刮起了风,下起了雨,我感到整个身子像过年时飞上半空的二踢脚,却没有不安全感,舒服得悄悄笑。

有天半夜,春生突然把我叫醒,说饿死了,我也忙说,饿死了。春生从被窝里钻了出来,一阵响动之后,他摸了两个皮蛋过来,我

俩一人一个吃将开来。吃得快意无穷,却又极慢。我吃那团蛋黄时,几乎是用感官将其品完的。总之,那睡不着的感觉很幸福。有时竹篷子响,我说是风,春生说是一条大鱼不小心撞在上面。果然有一天,一条大鱼不小心跃到船上,被春生逮住。在这世上,孩子的预兆总是美好的。孩子的心如水,流到哪里哪里就美。

40多年过去了,回到故乡,资水依旧在我身边流。可是童年的纯真与梦想已经不再,童年的情景也只能从回忆中去打捞。

我真想造这样一张美妙的网,把自己流入资水里的影子打捞上来,看这浓浓的水究竟把它泡成了什么颜色。

不过,我相信我的影子是亮色的。你想想,太阳月亮星子日日泡夜夜磨,不是炼成了一颗天精地怪的丹?

我愿自己就是那颗天精地怪的丹,永远闪烁着故乡的光。

写诗吧

牵牛花

永顺县万坪镇中心完全小学 高翔

打紫色小伞的李清照

在荒世里

寻找流落的宋朝

北宋

那鼎盛的夏天

让一首婉约词

应和着赵明诚的一生

开艳古典的诗词

秋天里瑟缩的南宋

说来就来

避不开的秋雨

凉透了弱女人的信仰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那是你吐出的最后一滩血淋淋的骨气

随你凋落

最后回眸一眼

让整个秋天的雨

不再是雨

静夜思

Loser才跟烂事折腾

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打个比方,比如你有100块钱,能吃一顿饭,也能看一场电影,你去看电影了,你的机会成本就是这顿饭。又如,你周末可以用来打游戏也可以用来看《论语》,你去看《论语》了,打游戏及其快乐就是你的机会成本。

换句话说,你做的事情价值多少,是由你放弃的事情反映出来的,而你放弃的事情,也是由你做的事情的价值反映的。可以说,一个人的相关价值是可以从他的抉择中判断出来的。

如果你为了一块糖和好朋友大打出手,你俩的友谊和你的好朋友就值这块糖;如果你为了电影票钱和女朋友斤斤计较导致分开,你的爱人就值电影票钱;如果你因为几次加班,就跟领导大发脾气吵得不可开交,你的前途也就值这几次加班费。

如果你放弃骄傲和任性也要挽回你亲爱的女朋友,你的女朋友对你来说价值就高于你的自负和倔强;如果你放弃享乐和纵欲,坚持努力和进步,你对成功的追求和渴望的价值就高于你对纯粹欲望快感刺激的多巴胺;如果你倾家荡产也要救你患病的亲人,你的亲人对你来说价值就高于你的一切财富。

如此,我们的精力分配,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们的层次。热衷在大街上看热闹“围观群众”大多是loser(失败者),有正事忙活的人,谁有工夫戳在大街上看与自己毫不相关的骂街?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就这么多,你分给价值低的事,只能说你没有对更有价值的事情投入精力,或者干脆你就是个价值低的人。与其跟一帮自己想想都恶心的人吵来吵去,还不如通过努力来让那些恶心的人和事没有资格和机会出现在自己的世界。

浮生纪

一两香油

洞口县第一中学 刘永中

春日暖阳,去田野里走走,偶遇了一大片的油菜,此时的油菜正进入黄熟期,丰盈的果实骄傲地挺立着,我的鼻角浮起了油菜籽的清香,不由地想起了那一两香油的故事。

兄长在广东打工,一家人居住在那拥挤的城市中的小宿舍里,对生活的要求自然不会很高,但他们炒菜却偏爱家乡的香油。何为香油,我们家乡把用油菜籽榨得的油称为香油。刚榨出的香油色泽金黄、澄清透明、清香扑鼻,因低胆固醇而备受喜爱。

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年人在家守地,因为劳动力缺乏,以前种植的早晚稻都换成了中稻,种植油菜的更是越来越少。香油因此也成了稀缺品,家里的老人种些油菜,榨得的油大多是自给自足,或是送给亲戚朋友。哥哥要我帮他买点香油带过去,我满村子的打听,终于问得刘老伯家有少许香油愿意卖给我。取油的间隙,刘老伯和我话起家常。他们老两口去年种了一亩地油菜,收获油菜籽200余斤,榨油70多斤,给两个儿子各20斤,自己留20斤,剩下一些可以卖给我。我请求他多卖一些给我,他答应给我那个油壶装满。过称时他的秤杆翘得老高,大概是18斤9两,我认为实际应该有19斤,按10元一斤的价格,我给了他190元。他坚持要找回1元给我,我坚决不要,提着油走了。

过了一小会,我前脚刚踏进家门,就有人赶上来了,原来是刘老伯的老伴。她手里提着一小壶香油,气喘嘘嘘地说:“自己家里的土东西,既然收了你的钱,就不能让你吃亏!”她把那一小壶香油塞到我手中:“这些应该够一两!”我提了一下,起码有半斤!我不肯要,她不肯走,我拗不过,只好收下。

一滴香油,需经过发秧、移置、施肥、除草、收割、摊晒、槌打、过风车、炒干、榨油等十几道工序。这两个淳朴的老人,付出了多少汗水,可是,不让别人吃亏,是他们为人的真理。

阳光下的油菜平静、温和,微风过处,泛起一片涟漪,我静静地走着,心中一片金黄。



驯鹿

三青/绘

水云谣

石凉亭

新晃县中寨小学 杨世万

家乡是侗族聚居区,那里鼓楼、风雨桥、古亭矗立,它们是先祖们给这片土地留下的胎记。家乡也因这些胎记而载入史册,融入旅者的记忆。而耸立在岑翰坡上的石凉亭,更是诠释着这片土地的神秘。

家乡的这座石凉亭始建于咸丰十年。系单层石木结构,长10.8米,宽4.4米,高4米,16根直径0.25米的八棱石柱,穿斗式梁架。四周为青石板壁,顶为木结构,顶覆小青瓦,大梁正中绘有太极图,两侧彩绘龙凤。

石凉亭植根在我的记忆深处,那里有太多故事让我回味。在石凉亭东侧新村寨脚下是壁立千仞的峭壁,绝壁的罅隙间流出一股小泉,泉水聚于马蹄形的石槽里,周边有人饮用后说,有治愈疾病之功效,结果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的百姓慕名来这里舀取“神仙水”,古亭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石凉亭边的土地庙里人气极旺,斋饭满地,香花成堆,纸烟氤氲,经幡猎猎,古亭时时都沸腾着人声。天真无邪的孩童把虔诚人答谢神灵的锦绸挑

在竹竿上当红旗,擎着它在山间尽情嬉戏,模仿电影的经典镜头——抓特务或抢占高地,把“红旗”插上山头,山间洒满童年的欢笑声。亭边的供品更是孩童玩耍后辘辘饥肠最好的填补。石凉亭成了童年最好的乐园。把儿时的梦拉得悠长久远。

石凉亭所在的山坳还是侗乡青年男女的伊甸园。每年六月六的坳会,人们都衣着节日的盛装,怀揣邂逅心上人的愉悦心情踏歌而来,淳朴的山妹子们临风亮嗓,如百灵的歌喉,极富煽动性的“蝉音”缭绕在古亭周围,引来“百鸟朝凤”。小伙子高亢的“溜溜歌”像巨浪吻沙滩般直抵伊人的心灵,最终敲开了妙龄女孩的心扉,而赢得了芳心。小伙子手里攥着“把凭”——小手绢,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此时的石凉亭,让飞鸟也歌唱,山川也多情。石凉亭见证了侗寨青年男女山盟海誓的痴情。

石凉亭不仅给炎炎烈日下的过客带来阴凉,还让跋涉的人不再带风沐雨。更重要的是,它给家乡带来了金色的希望。

最情时

小麦覆陇黄

河南省太康县小新星学校 飞鸟

成熟的麦田,像金黄色的沙海。饱满的麦穗是谦逊的,低垂着头,那些昂扬得意高竖着的麦穗,大多是秕子。农人开始收割了,用锋利的镰刀,用辛勤的汗水,用欢喜的笑容,收割着丰衣足食,收割着美好的生活。我会挎着小篮子,跟着奶奶,在收割后的麦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很多麻雀成群的起落在空旷的麦田里,寻觅虫子和啄食散落的麦粒。这时候我总会大喊,

把麻雀们惊飞,看它们像灰色的云,腾空而起,在湛蓝色的天空里旋转,分散,汇合,再次落下,而且发出欢畅浑厚的群鸣,像海潮的浪花般喧嚣。

父亲用新麦子打了面,捧着白花花的面粉,舒畅地笑着,说:“真甜真香!”我捧起面粉,果然有股香甜的味道。我眼前再次浮现“小麦覆陇黄”的情景,风吹过,哗啦啦地响起沙海流动的声音,还有那些颗粒饱满低垂的麦穗和全是秕子的高昂的麦穗。

如今父亲离开我十多年了,我也定居在城市,远离了土地。但每到这个时候,我总要想起儿时那些收麦的美好时光。